



九十一岁的南侨机工罗开瑚回忆当年抗战情景。

机工罗开瑚： 30多名同乡，就剩我一人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范南虹 梁昆 图\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

这是位清瘦、乐观的老人，近百年坎坷的人生际遇和烽火连天的抗日救亡经历，已经让他处变不惊。他就是今年91岁的南侨机工罗开瑚。

罗老现居昆明市。虽是91岁高龄，仍耳聪目明，记忆清晰，思维敏捷。2009年3月2日下午5时许，海南日报赴滇缅公路采访小组的记者，在罗老家中静静聆听了老人70年前从马来西亚太平埠回国参加“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”那光荣又悲壮的故事。

太平埠 30多名海南同乡血洒滇缅路

罗老是海南文昌重兴镇人，自幼家境贫寒。“以前海南很贫穷，小岛上谋生不易。父亲和叔叔与很多海南人一样，很早就去南洋闯荡，父亲在新加坡与人合伙开了家面包店，叔叔在马来西亚开了家酒店。我16岁时，父亲去世了。”罗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父亲过早去世让家里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，为了安葬父亲，还欠了一笔债务。这一年，罗老也被迫闯南洋谋生。

到马来西亚太平埠后，罗开瑚在叔叔开的酒店当洗碗工，他很勤俭，仅仅两年就还清了债务，还置了几亩水田。不幸的是，“七七”芦沟桥事变，接着又爆发淞沪战争，日本军队的铁蹄在华夏大地上肆意践踏。“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在马来西亚的华侨都很关心战事进展情况，成立了类似募赈会的组织，在华侨中募集抗日救国物资，大家积极捐款，记得我当时所在地的南洋华侨就捐赠了200多部汽车。”罗老说，“祖国都没有了，我们在国外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吗？”

罗老回忆，他早就想回国参加抗日，苦于自己没什么本领。“后来，我自费去学开车，希望能学到一技之长，报效祖国。”罗老笑着说，“学了一年多，终于能熟练地驾驶和维修汽车了。”当爱国侨领陈嘉庚发出号召，招募熟练机工到滇缅公路上运输抗战物资时，血气方刚的罗老动心了。罗老说，在南洋的海南人大多因家贫自幼被迫闯荡南洋，他们吃苦耐劳，对家乡父老的爱朴实真挚。“对家乡对祖国爱得越深，对敌人就恨得越深！”

在滇公路上，几乎每天都有战友牺牲。战争肯定会有死亡。活着的人，会更加拼命地去打败敌人。无论是生是死，为了国家和民族，南侨机工从来就没有后悔过。



南洋机工罗开瑚与妻子方德和伉俪情深。

1939年，年仅21岁的罗开瑚当年就是和罗豫江、罗豫川两位侄子结伴回国，叔侄3人同赴国难，作为第八批南侨机工服务团回国。“应征报名的华侨青年特别多，尤其以海南人居多。仅在太平埠，就有30多名海南人回国当南侨机工，血洒滇缅公路。”

回首那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战争，罗老说，战争太残酷了。“30多名同乡，就剩我一人。我是幸运的，看到了新中国，晚年也很幸福。”

摸清了敌机轰炸规律

回国后，罗开瑚先是在潘家湾接受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，随后被编入华侨先锋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任班长，奉命担负从缅甸腊戌到中国畹町地段运输军需物资。谈及那段经历，罗老记忆犹新：“早晨从龙陵站出发，要经过这几个路段，龙陵-保山；保山-永平；永平-下关；下关-楚雄；楚雄-昆明。当时路况很差，都是泥土路，旁边就是万丈深渊。所以，每小时只能跑10至20公里，每一段路都要用整整一天时间。”

“驾驶的汽车主要是雪佛兰、福特，运输的物资有汽油、军火等。滇缅公路危机四伏，敌人的飞机隔三岔五地来轰炸，一旦炸中汽车，汽油着火、军火爆炸，几乎难以生还。”

“日本人的飞机从越南飞过来，一般早上起飞，下午必须返航，否则天黑就飞不回去。”罗开瑚说，时间一长，南侨机工摸清了敌机轰炸的规律，“上午12点至下午3点之间是敌机轰炸时间，这段时间内，我们就把车停在拉勐山上，借树林隐藏起来。下午3点之后，再把车开出来。”这样一来，南侨机工们常常要在夜间行车，稍有不慎，就是车毁人亡。罗老自豪地说：“尤其是龙陵到芒市这一段，国内的司机都不敢走，路面窄得只能通过一部汽车，只有我们南侨机工敢走。因为南侨机工归国前都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的汽车驾驶训练，技术熟练，更重要的是南侨机工胆子大、不怕死。”

抗日救亡不言悔

海南日报记者好奇地问罗老：“那时你们都很年轻，怎么会不怕死呢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没有后悔过？”

“你们没经历过国破家亡的痛楚，也很难理解我们当时所抱定的抗日救亡的信念。”罗老激动地说，“南侨机工什么危险都不怕，我们回国不是为了享福，而是抱定牺牲生命也要救国的想法。”罗老说，在滇缅公路上，几乎每天都有战友牺牲。“我不流泪也不悲痛，战争肯定会有死亡。活着的人，会更加拼命地去打败敌人。无论是生是死，为了国家和民族，南侨机工从来就没有后悔过。”

1942年5月，惠通桥被炸。当年底，罗老和他的战友一起被遣散。“当时政府当局对华侨的政策很不周全，惠通桥被炸后，就不管华侨的死活了。”罗老说，这以后他在下关、大理、畹町、昆明一带流浪，后来又和几个老乡一起凑钱开了家小饭店。“饭店每天都要接待好多流浪在昆明、下关的南侨机工免费吃喝，没多久就倒闭了。”回忆起自己做的赔本生意，罗老爽朗地笑起来。

想念海南父老乡亲

解放后，罗老被安排到昆明市五金公司工作，他以饱满的激情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。罗老的女儿罗芳玉回忆：“父亲对工作勤勤恳恳，多次受到单位表彰。他所在的小五金柜，货品种多，规格更多，但他管理得井井有条，从未出过差错。”而在罗老的心中，他和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的祖国和平，没有理由不珍惜。

退休后的晚年生活，罗老养花、习字、读书、看报，很充实。他的书房中很多史书都与南侨机工有关，如《南侨风》、《南侨回忆录》、《南侨机工抗战纪实》等，在书房里，记者无意中发现一张罗老的妻子方德和与孙子的合影照，相片背面清秀的小楷写着：“老伴：永恒的怀念，无限的眷恋”。看到记者发现了这个小秘密，罗老羞涩地笑了，沧桑笑容中透出铮铮铁汉的侠骨柔情。“我老伴是云南大理人，我们是在战争年代相识相爱的，风风雨雨半个世纪，感情很深。”

原来，在滇缅公路上，年轻的罗开瑚不仅在战火中与同胞并肩抗日，实现了他抗日救亡的理想，还遇到了相濡一生的爱情。“惠通桥被炸之前，天天冒险抢运抗日物资，没时间考虑终身大事。”惠通桥被炸后，罗老曾有一段时间在下关盐务局工作，经老乡介绍，认识了在大理教书的当地姑娘方德，两人情投意合，于1945年喜结姻缘。

“老伴跟着我吃了不少苦，但她从无怨言。”在罗老心中，妻子相夫教子，温柔敦厚，两人结伴扶持，从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，到“文革”十年浩劫，最后迎来改革开放，始终甘苦与共。1995年底，方德去世，那年是两人携手度过金婚之年。

罗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他的膝下一子三女，四个孩子都在昆明，都是单位的业务骨干。他自己除了有退休工资，还有国家发给南侨机工的生活补助金。不过，叶落归根，他很想念海南。“1997年我回过海南，后来就没回去了。现在年纪大了，想回海南不容易了。”罗老挥笔写下：“想念海南父老乡亲！”托海南日报记者带回家乡，问候乡亲。

告别前，罗老邀请记者观赏他种在阳台上的花，记者看到，那一盆盆的君子兰、蟹爪兰、仙人掌、桂花，挨挨挤挤的，挤出阳台盎然春色，映着老人平静宽和的笑脸。